

马称德何德称德奉化

□胡信胜

元祐祐六年十月初一日(1319年11月13日),河北广平人氏马称德(字致远),以奉议大夫知奉化州。至治三年(1321),马称德离任。当地百姓念其在奉化的种种政德,在江口新桥下、前江、孙家堰(打铁庙)、上下张、南渡等地,造庙、建祠、塑像,立碑颂德,分祀马知州。马在奉任职仅短短三年,他究竟有何能何德,让奉化当地百姓如此怀念、称颂?

据元延祐《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续志》和清奉化《光绪县志》记载,他在奉化任期政绩累累,作出了许多有益于当时当地的不可磨灭的功德。

元朝前期,由于长期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奉化城内亦多是临时性“打工”民居,住房简陋、零星散乱,草莽连片,野兽出没,以致居住的贫苦百姓自感很不安全。马称德了解到如此景状,即“募民拓基,建屋1200余间”,促使民房互接连片,相对整齐,安抚鼓励居民安居乐业,从而引发商贾争趋竞集,奉化“州治为之一盛”。

上任后的马称德,廉明勤政,“尊崇孔道”,以兴文治为宗旨。他“复修建学宇”“创尊经阁五间、讲堂后轩五间六斋……”等教学用房百余间,选生员百名人学,礼请有声望的博学老先生给学生“授业解惑”。同时,整顿学校的经济财务,革除不合理的旧制度。他强调,“学校没有(田租)收入,凭什么养活教师?”因此他“出资倡率,培养士田至1154亩,划县学后之余地

10亩”,学田所收入,全数充作补贴教师及困难学生之伙食经费。并广立乡学600(一说60)余所;镂刻木活字印刷《大学衍义》《奉化县志》等书板10万余字,为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留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力推动了当时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

马称德认识到农业是安邦定国之基础,而要搞好农业,必须注重水利建设。他一上任,就着手修筑,疏通境内百余年来屡修屡圯的碁琳碇。是碇地处县江驿道,为奉、鄞“两县三乡所取济”,属潮汛所汇集之处。古时舟楫可通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地,既是水路交通之要道,又是农田灌溉之命脉。马称德为“规水道更筑,置田二十亩”,指派当地人负责修造,兴修疏通河渠60余里。延祐七年(1320)农历十月动工,第二年(1321)四月告竣。同时修理县北三十六都(江口)之孟婆碇、县东三十二都今西坞尚桥之海岛(考到)碇,两碇各可溉田三千余亩;修筑建于北宋初期、州东二十里位于今岳林赵家的胡芝碇。由于该碇“年远冲漏”,马称德尤为重视,“首为修理,视昔有加”,完工碇堰工程后,可使西坞、白杜、岳林一带三千余亩农田灌溉无虞。

第二年,当时在奉化52都中,大半“都”里掀起兴修水利热潮。马称德“因民请置”,在县东南十五里十四都(西坞宅弄)修筑高三尺、石砌三层,横长三十丈、阔六尺之戚家堰。又于堰上畔开河一条,阔一丈五尺、长四十

丈、深六尺,“取双溪之水”使“旧溪通流”,可让水涝时往外流溢,浅时入堰河灌溉。此堰作用可谓一举多得:沿溪灌溉童桥、赵家、后潭一带500余亩农田;堰下水分四派,一派流入和尚堰(尚田及西坞尚桥一带,亦于同年修理),可溉田800余亩;一派流入胡芝碇,余外流入长塘畈等河港,灌溉江口、西坞一带二万余亩农田。

马称德重修在县北三十六都今江口方桥的归家堰、修筑县东三十一都尚桥之黄埭堰、横渡堰及修造县北三十五都今江口方桥之宣家堰,以上四堰各可溉田三千余亩;修筑在县北一十里(县江锦屏岳林段)上接资国堰、下通郑家堰的广平堰;改岳林斗门闸为斗门堰,灌田数千亩;并疏通开深开阔县之东南“沙莽埋塞,水无停渚,河之浅狭不及五六尺,仅如沟浚”的新(市)河,疏浚完工后,可溉田数万亩,亦可通舟,以便往来运输。开浚县东4里的阔一十丈、长一里许沟渠,引资国堰水入万寿湖(又名放生湖、新妇湖),可溉田三千余亩;浚引资国堰水入广平湖(又名寺后湖),溉田二千余亩;在县东北一都(锦屏长汀朱家河)改郑家窰为郑家堰,水通资国堰,经万寿湖,“溉田数千亩,通舟楫于市河”等等。

元至治元年(1321),即马称德离任那年,他视建于唐朝元和三年(808)“去州南五里,隶第三都”的资国堰(今岳林龙潭堰),因“旧病浅狭,滋溉难周”不适灌溉之需要,率民新挖河渠数

华里,“察其利病”新造碇闸,使大水来时下闸以挡洪水,平时开闸以导流水灌溉,受益田地计三万八千余亩。

马称德奉化上任三年来,修筑、疏通、治理碇、堰、河、湖等水利共达二十余项。由于种种措施跟上,从而保证了农业丰收,三年来,积粮8000余石,可以备荒年可赈饥救灾。鼓励农民垦荒30顷余(一说13顷),植桑3900畦,种植各种树木282万余株。

马称德还引荐汪灏、汪瀚兄弟那样的奉化有知识有能力的文学人才;他修桥建亭、清理户籍、均调赋役、核实酒税、整饬盐政;明敏革奸,使胥吏差役无敢勒索受贿;创办惠民局,以利贫民医治……

历史上,凡为人民利益服务着想的好官,人民就会怀念他、称颂他。马称德离奉后,在《碁琳碇重修记》碑文称述道,“侯为农夫用情如此,可不为之述其事以传不朽?”在《去思碑》中称马称德:“廉明勤强”,不为个人私情并以诚布公道。说马“惟好民所好,恶民所恶,犹父母于其子,今父母之去,如之何勿思?”当地老百姓耳闻目睹马侯的条条政绩,“思其用心之勤既如此,思其成功之难又如彼”。现马侯离任,让百姓久久“思于无穷”。说他在奉的三年“善政嘉绩”,足以“固数百年之规也。”

在封建社会里,像马称德这样廉洁勤政又具有诸多德政、身体力行、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地方官员,确属凤毛麟角又难能可贵。他的政绩功德,值得后人永远传颂和纪念。

□南慕容

上海静安区有一家叫“桃园眷村”的网红轻食店,设计简约怀旧,文艺范儿逼格,主打沪甬人早点的四大金刚——烧饼、油条、粢饭、豆浆,据说做烧饼的师傅来自台湾,但似乎跟眷村没什么关系,眷村真正出名的是牛肉面。我去年曾光顾过一次,大饼是长方形的,烙得很有层次,对半分开,可以随个人口味添加生菜、鸡蛋、肉松等物,大概是为了照顾都市年轻人的口味吧,配料中居然还有金枪鱼和培根等通常只有在洋快餐中才能看到的食材。我坚决在配料中过滤掉了多余的搭配,只是一根酥酥嫩嫩的油条,配一碗咸豆浆,似乎只有这样吃,才更能安抚一个江南人的斯文肠胃。

《杂记》云:“凡以面为食者皆谓之饼。”在宋代以前,面食大都以“饼”呼之。广义上,一切的面饼都可以称之为大饼,如山东煎饼、天津煎果子、陕西的肉夹馍、金华的酥饼、北京的驴肉火烧。但我认为狭义的大饼应该是烧饼或炉饼,必得一个圆筒型的铁皮炉,置于通红的炭火之上,以酥油贴于内壁,徐徐煨之,饼皮上的白芝麻散发阵阵扑鼻的香味,这是尘世间最朴实的芬芳。

据考证,烧饼起源于唐代,《续汉书》云:“灵帝好胡饼。”胡饼即烧饼。唐人喜欢胡人饮食,当时长安城流行吃羊肉和烧饼。白居易有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烧饼在中原大地入乡随俗,流派众多,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做法、形状和配料,比较出名的有山东单县的吊炉烧饼,兖州大烧饼、黄山蟹壳黄烧饼、江苏黄桥烧饼、浙江缙云烧饼、扬州草炉烧饼等。我曾在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博客上见过烧饼手绘中国地图,可见烧饼深得国人喜爱。

宁波人习惯把烧饼称为“大饼”,凡有井水饮处,必有卖大饼油条的地方。但宁波烧饼并不出名,比较有名的是葱油饼。烧饼铺上午做大饼,下午做“小饼”——即葱油饼。小饼圆形,极薄,唯一的馅料是小葱和猪油,如醋碟大小,小葱开胃,油酥香醇,价廉物美,充当下午的点心再适宜不过。小时候家乡做戏,戏文场里总有几家卖葱油饼的摊位,孩子们不懂戏文,但喜欢往戏文场跑,心心念念的正是葱油饼的美味。现在老家偶尔还会做戏,但葱油饼的摊位却似乎见不到,即使有,也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母亲称我是“大饼肚子”,食性使然也,我童年时的早餐内容基本上是大饼,即使偶尔吃碗馄饨,也要佐个大饼才过瘾。以前老街只有一家国营饮食商店供应早餐,有个师傅姓章,善做大饼,发面、和面、摊饼、洒料、贴饼、出炉,每个细节都掌控得恰到好处,记得大饼是用粮票购买的,在凭票供应的年代,商品的品质远超乎当代人的想象。前文说过桃园眷村的烧饼层次分明、极为脆酥,但老章的烧饼于此之外,却多了一种“油浸”的功夫。猪油已经完全融化在面粉中,因而外皮酥脆,里边却白糯绵软,入口即化。这样的大饼,我当然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一层层揭开来吃,越到里面越是细腻,内饼色若冰雪,状若白云,质若新棉,至于味道呢,明明是葱油的咸饼,却回味甘甜若三春桃李。

什么是享受?一张饼,一根油条,一碗豆浆。如果大饼够好,连油条和豆浆都可以省的,老章大饼即是如此。几年前,退休的老章在邻居的撺掇下又在街上开过一阵子大饼油条铺子,有不少慕名而来,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只可惜做大饼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子女心疼老爸,苦劝他关门回家享清福,从此老章大饼在饮食江湖上绝迹,再无传人,实在是一大憾事。

现在街头上有好几家卖大饼油条的早餐店,也有外地人开过来的五谷杂粮饼、恩施土家族烧饼、山东酱香饼等,但味道与老章大饼不能相提并论。唯一让我宽慰的是家乡居然也有新疆人卖馕。馕即胡饼,是中原烧饼的鼻祖。没有猪油和碱水,但有一股清香味,我十分喜欢。新疆人的摊位很纯粹,就一个炉子,一张桌板,一种芝麻馕,也没有类似江南人的油条豆浆的搭配,买了馕即走,仿佛每一个人都是形色匆匆的路人,也许塞外人于食物的态度更为单纯和朴实吧。果然,这馕并不干涩,即使不用豆浆面汤,也能舒舒服服地送入肠胃。居家的日子里,去市场买菜,会特意跑到新疆人的炉子前买一个馕。平生最畅快的吃馕的经历却是在一天深夜,路过一家新疆羊肉串的摊位,烤了十串,瞥见维吾尔族小伙子正从桌子底下拿出几个馕,他卷了几串羊肉,正准备当夜宵,我说:“能卖我一个馕吗?”他明白我的意思,把烤好的羊肉撸下来用馕卷好,交给我:“羊肉馕饼,很好吃。”一路上,我以极短的时间消灭掉了这个临时组成的硕大的羊肉馕饼,两眼放光,大呼过瘾,四肢百骸充满了力量。

绝大多数的饼都是圆形的,大概有天圆地方的含义,暗合“民以食为天”的朴素道理,饼之大,可以暗藏乾坤,亦可席卷万物。袁枚《随园食单》里记载一种烧饼的做法:“用松子、胡桃仁敲碎,加糖屑脂油,和面炙之……得奶酥更佳。”想来这种烧饼是甜味,从配方上可以猜度应该是江南一带的作法。老章大饼也有甜饼,是家乡独有的海苔白糖饱。前几年,有个外省的朋友来奉化,夜过状元坊,见一家炉子前排队者甚多,问是什么?我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大饼,但深夜大饼,只在奉化。排了有半小时,两人各得一个海苔甜饼。外省的朋友尝后说:“你们这里的饼里面,藏着一个大海啊。”我知道,他已然为海苔的风味所倾倒,但我该如何告诉他老章大饼的滋味呢?

杭州的姑父原籍苏北,每次来奉化,总是以粥为食,配以一个**大饼**,他喜欢在大饼上卷上大葱、青瓜甚至猪头肉。那种席卷风云、畅快淋漓的饮食模式,令人想起了他的从军年代,背囊里塞几张老手烙的大饼,急行军南下追逃敌寇。大概是对他的饮食方式颇为神往,一样当过兵的父亲经常在市场上买几个大饼,熬一锅粥,配几个菜蔬,一家人卷食之。这样简单朴实的饮食其乐融融,有次一个朋友来我家,撞见我们把大饼当作晚餐,惊问:“你们是从北方来的吗?”

不知道喜爱美食的苏东坡喜欢往大饼里卷点什么,红烧肉、还是笋烧肉?即便无物可卷,也有青山满卷,绿水盈樽: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老盲人

□罗志龙

那个忘却了时间,分辨不清

白天黑夜的老盲人
在午夜时分,拄着竹竿
“笃笃笃,笃笃笃”敲打着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穿街走巷
灯光昏暗,屋檐沉寂
此刻他在想些什么?

他的竹竿唤醒了青石板久远的记忆
唤醒了此刻失眠者的耳朵
也即将唤醒黎明的第一道光线
……

而他却每天都在失忆
又试图抓住些什么样的希望?
从来到这个世界到如今

其实,明眼人也无非这样
穷极一生,索解着活着的谜团



外面的世界

韩晓霞/摄

顺宁庵原址考证记

□王春盛

徐马站,有国宝级文物《顺宁庵记》碑刻。元至大元年(1308),毗邻马站的榆林村“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为徐氏四世祖竹轩公坟庄庵撰记,并由其友“楷书大家”赵孟頫书之,“儒家大家”吴澄篆额。上世纪80年代初,“书法大家”裘然之老先生曾访徐氏族人,寻找此碑刻下落而未果。

顺宁庵原址在何处呢?徐氏族人都一致认定村东祖庵山之祖坟,即徐竹轩坟墓。祖庵山祖坟,年代久远,字碑风化,无从辨认。此说与《顺宁庵记》所述方位相反,那上虞下管徐氏宗族七百年远道而来,在扫伯祖竹轩公墓吗?

程阿龙在世时也曾对此考证,祖庵山山形似“蜈蚣钳”,此坟墓应是竹轩公之父丹五公墓。这样下管徐氏宗族扫爷祖墓,名正言顺。

徐氏谱载,“蜈蚣钳”有一名两址:“蜈蚣钳”和“大岭脚蜈蚣钳”。卒于嘉庆辛未(1811)秋雷公,就葬于“大岭脚蜈蚣钳”。今祖庵山就位于大岭脚,“大岭脚蜈蚣钳”极可能是今祖庵山。于是到祖庵山实地考察,发现卒于道光乙巳(1845)宏猷公坟墓,在徐氏谱世传中葬“祖庵”。祖庵山,确由“祖坟”和“庵”而来。

于是再次捧起徐氏谱细阅,嘉庆辛酉(1801)棠溪恩贡江涛《登岱八景·顺宁古刹》词云:“登岱景,忆昔顺宁庵。”点明此时顺宁庵已经圯废,同年鄞邑周茹塘《万封堂记》曰:“山行一二里……桥侧有寺,金碧玲珑,昭耀于大地者,则‘顺宁古刹’也。”将登庵庵误认顺宁庵,使之《万封堂记》绝版。由此进一步确认顺宁庵此前早已荡然无存。

今徐家村人,都是竹轩公三子泰三公子孙。厅堂廊庑由泰三公始建,

即今前厅后堂左右厢房。其后代以居住地分东房西房上房。东房位于左厢房;西房位于右厢房;上房(至乾隆间乏嗣而断支)位于后堂后横楼屋。传说徐氏由横楼屋起始居,谓祖宅,竹轩公家所在。其后之西就是今徐家村后门山。

据《刻源集》和光绪《奉化县志》两版本《顺宁庵记》曰:“于居之西不二百举武”(据徐谱乾隆版曰:“于居西不一百步举武”)。举武:举足;举步。武:步武,指距离很近。由此可见顺宁庵位于竹轩公家西二百步(或一百步)不到。另据百度词典解释“跬”:半步(古代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故半步称“跬”)。可见古代一步实际上是现在的二步,约1.3米左右。二百步即260米(一百步即130米)。由此可见,竹轩公将顺宁庵建于家后视线可见之内。

竹轩公世传也曰:“家后团凤形建庵曰‘顺宁’。”徐家村后门山发源于海拔500.1米的山湾青;王家村凤山湾、凤山脚也源自山湾青。1945年王鲁戈撰王氏谱序,自叙王家村位于“凤山之麓,登溪之畔”。《顺宁庵记》在乾隆己丑(1769)版谱全称《登岱团凤山千四三府君号竹轩处士顺宁庵记》。那古“凤山”不就是现“山湾青”吗?真可谓“一山居二凤”,一曰“金凤(据王家桥头名)”,另一曰“团凤”,又名“银凤(据学校平桥名),那“团凤山”不就是现在徐家村后门山吗?也就是顺宁庵原址所在!

将考证告之徐氏族人,族人们说后门山无祖坟,也无庵址之说。再告之族人,后门山曾住过人,康熙初徐富生就葬于“后门山王家屋地基”。此同族人也,谁亦晓得?

年代久远,地貌有变。有朝一日,此牌出土,到时什么都明了!